

情海歸帆



劉雲若著

社會長篇
言情小說

情海歸帆

第八上冊

天津京津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發行

第八上冊一元五角
(外埠酌加寄費)

情海歸帆

版權所有



不許翻印

著者

劉

雲

若

出版者

天津法租界三十號
路天德里十二號
京津出版社

發行人

馬

鳴

銓

總代發行天津法租界

三十號路效勵力出版社
康里廿二號
交通旅館旁天津書局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情海歸帆

劉雲若著

如其不是，白衍芝所聽到的乞丐談話，何以說得那樣真切，他們並不知白衍芝竊聽，又何故造作謊言呢，其實這裏而原因甚爲簡單，事情也很平凡，只因有一個乞丐犯財迷，才使白衍芝上了大當，翁大少却一直處在被動地位，並未曾生心騙人，而只於事機湊巧，有人自願受騙，他也就却之不恭了，原來那有名的財主翁家，並沒有翁大少這一號，不過他倒真姓翁，而且受姓之源，也由於那財主翁家而起，若沒有翁家，他還不定姓白家姓中那一個字，至於他何以姓翁，而却與翁宅有沒有關係，何以旁人不疑天下萬千姓翁的人，而單把他認作翁家少爺呢，說起來並無奧妙，只因他的祖上數代，都是那財主翁家的僕人，在昔日還存留着奴隸主姓風俗的時候，他的上輩已在翁家執役了，所以本姓爲何，至今還不可考，而且他家的上輩，也向來無名，只因主人隨意喚以翁大翁二，好在他家並沒有修譜的必要，若修起來，輩輩都以數字爲名，未免易於混淆，何況主人命名，總抱着經濟主義，不肯用三四以上的數兒，只固定在大二之間，老輩翁大退休，兒

子頂替，仍舊呼以翁大，除非遇到特別原因，才會出個翁二，這位翁大少自從托生人世，就是命定的僕役預備員，但他天性高傲，不願操那種賤業，從小兒就跳盪不羈，長大時更不服從家長管束，竭力爭取自由，他父親腦筋陳舊，堅守古訓，認為農之子恒爲農士之子恒爲士，僕之子仍作僕人，在他十幾歲的時候，就給帶到主人宅中，先在門房替各位僕人打雜差，慢乚學習規矩，再升作跑上房的小使，因爲主人婦妾甚多，年長僕人出入不便，小孩兒雖是男子，却是知識未開，和太監的禍根已拔，有着同樣保險性，故而可以和宮中太監一樣加以利用，那知他升到跑上房的差缺，宅中各房頭兒忽然不安起來，這屋裏丟了戒指，拷問丫頭，那房裏短了現錢，辭退女僕，以後漸漸查出是這位跑上房小使作的事，於是主人打着問他，爲什麼偷東西，他也說不出爲什麼，再問他偷去東西如何安置，他直供都送進當舖或是賣給打鼓兒的，再問他變了錢作何用途，他本沒用途，不過見了東西就想偷，偷到手變了錢以後，再想花費辦法，有時買了許多食物，不敢拿回家，只可在外面吃，吃不完就隨手丟給街頭乞丐，有時去看戲，獨自坐在包廂裏，買若干糖果，送給案目，有時去下飯館，要十幾樣菜，大請堂倌，最無聊時，就

雇輛洋車坐着，無目的的閒走，付以很高的代價，還嫌錢花不完，再學主人坐汽車在市上兜風，簡直毫無作賊的原因，而他定要作賊，可見天生下流根性，主人就把他趕了，他回到自己家中，重受父母養活，但是結習難忘，仍不斷偷取財物，到外面亂花，鬧得家中長期戒嚴，除了吃飯用具以外，所有物件完全封鎖起來，他沒的可偷，自然不偷，於是反像日漸很好了，他父親知道他已無望繼承先業，只可令其改途，荐入一家油鹽店學生意，他見着店中貨物繁多，故態復萌，得手仍偷點東西藏起來，因為油鹽店沒有甚值錢的貨物，他偷了也不一定變錢花用，常常很慷慨的送給人，結果又被主人查出，尋他父親交涉，他父親既賠罪，又賠了錢，把他領回家中，監禁了年餘，他無惡可作，又看着好似不作惡了，他父親總是望子成龍，覺得把他長久鎖在家裏，也不是辦法，何況歲數一年大一年，也許可以改過了，就又設法給他謀事，但仍怕他萬一結習難忘，重蹈覆轍，尤其到了財貨叢積的店肆，更易見獵心喜，又覺技癢，就特別挖空心思，給他尋了個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的地方，就是一家小學校，托人荐他去作堂役，這家學校，設在一座廟裏，前院東西配殿，作為講堂，正殿照舊供奉佛像，承受香火，後院便是和尚

的住處，儒釋兩教，并行不悖，日日書聲與梵唄共鳴，佛磬並銅鈴齊響，因為教員不肯住廟，全和學生一樣，朝至暮歸，因而只有講堂，並無宿室，所以這學校內除了幾樣桌椅以外，就是粉筆黑板，最貴重的東西也只一隻大銅壺，就是妙手空空兒到來，也尋不着可偷之物，這是他父親費盡苦心，特尋的保險地方，但沒料到有利便有害，他雖然入到這清寒之境，不致引起盜心，但是每日工作太少，一到夕陽西下，師生一齊歸去，只剩他一個人，守着絕大院落，獨居斗室，如何耐得寂寞，自然要出去遊散，出遊便得用錢，他的區區薪工，怎能供給，於是反逼得非作賊不可，雖緣學校方面沒有生發，幸而隣附還有指佛吃飯的和尙，和尙既有廟產，又常出去念經掙錢，收入甚豐，私下生活，比小康人家還要講究，禪堂之中，百物俱備，就引起他的興趣，又見和尙們生活得太舒服了，除了跟女性交際，不能公開外，其餘一切享受，都落在他眼裏，和尙香積厨裏，養着一位由忠信堂飯莊退職的烹調名家，給作燕翅參唇的拿手好菜，常常由後院送過美饌濃香，似乎對他這吃鹹菜大餅的清苦腸胃，表示驕傲，和尙們每日出去念經，穿着僧衣，雖講究也到不了那裏，但回來私室燕居，宛然財翁勢派，夏天這個紡那個紗的半

僧半俗衣服，房中還設有冰箱，開着電扇，冬天則狐貂之裘，虎皮之褥，煤爐電爐，一應俱備，最可愛的是那位住持的私室裏，還有一具高價收音機，每當茶餘酒後，開了消遣，但和尚以山林寂滅之身，居然和摩登科學之物，發生關係，未免過於不倫不類，好在當這二十世紀大時代中，人類都力圖進化，和尚也是人類，怎能故步自封，甘心落伍，自然也要享受物質文明，不過有人說這位住持的物質文明，是他仗佛法交換來的，據說有位青年守節的女檀越，因為空有財產，毫無快樂，感嘆今世淒涼，自知前生造罪，欲謀來生幸福，須及今世修行，於是逢寺燒香，逢僧捨米，不知怎樣和這位住持遇見，二人都發現了對方有着佛法上所謂前緣，於是住持就連廣長舌，施大法力，對女檀越大講其空空色色，色色空空，非空非色，即色即空，逢空有色，見色無空的繞口令大法，說得天飛花雨，石點頭，說得女檀越似醉如痴，失魂落魄，因而一心皈依，作了個人的特種信徒，但那女檀越好善而不欲人知，一直把和住持的關係的掩飾得極為嚴密，向來未到廟中來過，只是廟中却當了她無限恩德，住持的一切享用之品，全由女檀越以敬師的善意，佈施而來，大約這女檀越愛好摩登，所以這住持的生活，起居，才和時代發

生關係，但是女檀越的提防雖嚴，無奈千里長堤，終要潰於一蟻之穴，這蟻穴就是住持的嘴，他起初雖盡力忍耐，不使人知，只是事情過於得意，又加經年累歲，忍耐力漸次消失，何況還有許多欽羨他的同行，想要套問底蘊，於是終被酒的鑰匙，打開他嚴封的秘庫，把收得好徒弟的事，宣佈出來，可就防人之口，甚於防川了，沒幾天工夫，住持的艷史，便流傳衆口，無人不知，住持雖然後悔不及，但他還能補救，因為牆雖透風，所幸還有一層隱幕，未曾揭開，就是女檀越係屬何人，說法地在於何處，自己既未洩露，他人也無從探知，以後只嚴守這道關口，使人抓不到真憑實據，那就謠傳終於謠傳，不足爲害了，住持果然特別加了小心，以後並沒被人探出形跡，風聲也漸平息下去，然而他享受過奢，旁人嫉妬仍不能免，於是他的房中一開收音機，或是穿了好衣服搖擺，就必有人背地給他歌頌功德，翁大少由人們口中，得知住持底細，不由痛恨和尚中竟有這等敗類，於是發生了反對的意念，幾爲唐朝韓愈的繼承人，但不似韓愈那樣止於空談，竟而實地作去，不過實行方法，在韓愈所謂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以外，另創個偷其物的新例，那住持每隔三兩日，便要失蹤半天，翁大少趁着他失蹤時候，下手去偷東

西，偷了便去變賣，那住持雖然發現失盜，但苦於有些被盜物件，不好列入清單，就未敢報官，只可自己謹慎，無奈防不勝防，翁大少技術巧妙，只檢他不可告人的東西偷取，在那住持沒法可施中間，他已大得其法，陸續行竊，陸續變錢，因而也陸續學會進妓館，進賭局，以至於學會了吸鴉片，但那住持房中有犯清規之物，已漸次偷盡，有的被收藏或是寄頓他處，翁大少漸感不能得心應手，覺得若偷平常物件，何必單偷他這有防備的，不如向別個和尚房中試試妙手，無奈別個和尚，並無額外物件，他一時需錢太急，就偷了兩件僧袍去當，這一下可巧了，那窮和尚捨命不捨財，竟一面報官，一面自行踩訪，在走遍了市中當舖，因為僧袍並非常見之物，很容易就尋着了，一根問典當的人，便把翁大少行竊証實，方要捉他，他先已聞知風聲，腳底揩油跑了，不知到什麼地方躲了些天才又回來，人並沒有改變，只於把鴉片烟癮改爲白面癮，回到家中，被他父親驅逐，只可流落在外，作些偷雞抹狗的事，因為結識了許多乞丐，在外面苟延殘喘，好在他所交結的乞丐，多是吸毒朋友，大家頗能在互惠條件之下，作着互助行爲，因為大家都窮，個人不能獨資購買白面過癮，譬如白面館最低售價是兩角，而他們每人僅有數

分錢，就大家聯合出資購買，買來或是按股均分，或是燃着同吸，有時趕上某一個人沒錢，也可以得到同道的慷慨分贈，許其加入聞一鼻子，或吸一口兒，到這人有錢時，也要盡其報施公道，所以這一羣中倒是很有義氣，翁大少就藉着同道的義氣，才得以維持癮士生活，不致倒斃街頭，但他有時叨擾旁人次數太多，久不酬報，惹得大家不滿，將受驅逐的時候，情急無計，就跑到翁公館去找他的父親，任憑打罵，拚死要錢，他父親既怕同人恥笑，又恐驚動主家，結果總得給他幾文，他拿了就走，到窮急時再來，他父親痛心疾首，並無辦法，最後氣得生出決心，就對翁大少表示，這是最末一次給錢，以後若是再來，定要把你送逆，並且告發吸毒之罪，翁大少拿了他父親最後的賜與，心中也知道再無後望，從此得絕跡於翁公館之門了，那知天不絕人，竟而機緣湊巧，有個同道的乞丐，正走在翁公館左近，看見他由門內出來，他的父親在後追送，叫着少爺，我可都跟你說明白了，你再來可自己估量着，他父親本來恨他入骨，才把少爺作爲他的尊稱，一則譏刺他的荒蕩無行，一則表示跟他斷絕關係，後面那兩句，是警告他不得再來，那乞丐不知就裏，只見翁大少大搖大擺從門內出來，又有個老僕模樣的人，隨着說這

樣的話，不由大爲詫異，就跟着翁大少，向他詢問，翁大少當時並沒想吹牛，只漫應不答，那乞丐自己猜疑，以爲翁大少既然姓翁，又向翁公館出入，有僕人向他稱呼少爺，認定必然有着淵源，就問他和翁公館可是一家，翁大少不語，那乞丐反疑他因爲自己墮落，不願辱及家門，又絮問不已，翁大少仍不答言，告辭自去花用所得的錢，但那乞丐自以爲發現秘事，就向同道人談論，大家把這事展轉傳說，漸漸失去真象，竟作實翁大少是那翁公館的子弟，等到翁大少把錢花得將近完了，又回到朋友羣中窮磨，大家對他不由生出敬意，紛紛盤問根底，翁大少看着衆人情形，忽然想到可以利用他們的猜疑，得到意外的便宜，於是念頭一轉，就信口開河，自稱確是翁宅大少，只爲生性愛好游蕩，寧可在外忍受貧苦，也不願在家受禮法拘管，有時回家弄錢，常被囚拘不放，所以更不願回去，上次因爲窮極，只可回家一走，不知家裏正預備要把我捆起來鎖入空房，不教再出來丟人，幸而有個老僕，攔住我告訴消息，我就沒敢進門，又溜出來，接着又誇說家中富麗景況，大家聽直了眼，想對他特別巴結，把食物相贈，到買白面的時候，他不出資，也沒人計較，翁大少得了便宜，自覺得計，因衆人樂於巴結，漸漸視爲固然，

常常受着供養，自己也不想法弄錢，但日子久了，那班人起初巴結他，只出於一種勢利之見，好像結識了闊少，必有好處，及至發現只受損失，不見好處，就想把心冷了，翁大少看得明白，知道長此以往，自己的優越地位，便將失去，他們所以巴結自己，只由於一時興奮，到回過味兒來，就要覺着不上算了，若要延續這種享受，必須給他們再進一些興奮劑，使其都抱着將來希望，方能甘於現時吃虧，主意打定，就對衆人裝作談論家事，無意中提起家中有位姨娘去世數年，老頭兒爲紀念她，將生前所御珠寶衣服完全封存於住室之中，永不許他人進內的事，並且誇說那些遺物的價值，自己早已存心偷竊，將來必有一日冒險回家，弄將出來，其實他這假話並非完全虛僞，翁公館確有這樣一件事，不過那被紀念的並非他的庶母，所謂老頭兒也不是他的父親，至然那封鎖房間中的首飾衣服，他也並未目覩，只得諸傳聞，更不能曉得價值，不過那班人聽着却都信以爲真，人人盼着將來他把那些東西弄了出來，便可囊橐充盈，誰跟他相好，誰便得以分潤，但朋友要預先交結，若到他有錢時再巴結，就挨不上個兒了，於是翁大少的生活又有了一個時期的安定，這班人真肯委屈自己肚子，來供給他，有的買了白面必請他先行過

癮，有的竟把自己的整齊衣服給他穿用，翁大少給他們注射了興奮藥劑，又把局面維持了一個時候。但不久藥力又減退，他只得把這件事常常提起。教人們記憶着有些希望，便可不斷對他供給，無奈這樣口惠而實不至，仍是不能教人滿意的，於是就有人說，我們盡力供養他，已經過了許多日子，算算倒是爲什麼，若爲想他好處，他的好處永遠掛在嘴上，只說不辦，我們供養到何時是了，大家想想這話不錯，便向翁大少說，我們力量已盡，你許着教我們發財，也該動手了，翁大少沒法再拖延下去，只可變計的要求說，要想去偷東西，必須回家住一些時候，方能尋機會行事，不過我一回去，就得先被監禁起來，起碼也要過十天半月，方可以托人講情，得以自由行動，這十天半月裏，家中萬不給白面抽，豈不要癮死麼，你們若要去動手，就先給預備足用一月的白面，我帶在身上，有恃無恐，才敢回家，若是辦不到，那就只可耐煩等着，我幾時弄到一點外財，再去實行，人們聽了，覺得他所說也是實情，若不攜帶糧草，回家一受監禁，真個性命有關，大家都是同道，深悉個中甘苦，怎好強人所難，但是給他湊一月糧草，實在非力量所及，人人都吃早晨沒晚晌的，要湊幾十元出來，豈非作夢，就都沒話說，翁大少還

恐怕冷了他們的心，又常常談起自己正在設法弄一筆錢，幾時到手，便可實行，你們不要灰心，終久有日辦到，這樣又維持了幾日，但衆人因希望甚遠，終在漂渺之中，而目前損失却是事實，都有些担負不起，漸思設詞逃避，個個向他告窮訴苦，雖然供給未全斷絕，却也不能充足了，翁大少正在無計可施，恰巧遇見白衍芝走到他們的露天俱樂部，聽到乞丐的私語，竟誤認翁大少是位闊少，本來世事無奇不有，白衍芝又久處下流社會，常見到這種甘心墮落的富家子弟，以前會有個大鹽商家的少爺，專在三不管交結走江湖的無賴，和他們同食同寢，供給他們揮霍，後來被家中捉了回去，將要活埋，不知怎麼被他逃脫，居然跟無賴遠走高飛了，但過了二年，在某租界中發現了一種男娼，就是變相的相公下處，被地面上訪知，前去捉拿，捉着三個男扮女裝的少年，一加審問，內中一個竟自稱是某鹽商的兒子，就給他家中送信，那位大鹽商派人去看，果然是失蹤的那位少爺，不由羞憤難當，一氣害病身死，那位少爺判罪之後，刑滿出獄，就不知所終了，白衍芝曾親眼見過那位少爺，所以聽信乞丐所說的話，認定翁大少來歷可靠，大有生發，才把他帶到家中，千方百計的逼到這個分際，教他在碧璽的愛情壓力之下，自動的

實行以前對內友們言而未行的約言，在白衍芝以爲他已入牢籠，萬無一失，碧璉也因信了白衍芝的話，以爲自己作得事機成熟，只待翁大少如命行事，便可坐食佳果了，只無奈翁大少實際不是他們理想的角色，許多心血，無限犧牲，都要付諸虛耗，成爲笑語了，但翁大少這時，心中雖已明白白衍芝夫婦利用自己的心理，和對付自己的設計，但不恃毫無憤恨之意，反而自己抱歉不是真闊少，沒法副他們的願望，報碧璉的恩情，就和醫生一樣，空有割股之心，惜無返魂之藥，只有徒喚奈何，但他這醫生和普通的不同，既跟病家關係深切，又已收過包治費用，無形中擔負上治愈他們窮病的責任，而且還被病人拉住不放，若不給治好，恐怕病人就要掐死他一同作鬼，便是再說回天無力，另請高明，退回包治費，也不能得到病人饒恕，何況他也沒法償還那算不清的帳呢，翁大少只有瞪目發呆，聽着碧璉的數落，碧璉罵她沒良心，沒情義，肯給那些要飯朋友弄錢，到我身上就不成了，敢情我還不如那羣花子，可惜我這一腔子熱血倒給你了，我並不是非得指着你，你來了才幾天，我們這些年都怎麼活來，我只氣你太沒良心，你愛管不管，好在我也知道你對我比冰還涼，沒有什麼戀得住你，你該走就走吧，我們也好出去討

飯，說着又哭可戮死我的心，這才是養漢老婆教狗佔去便宜，聲說不得，簡直不如死了吧，翁大少聽她且哭且訴，覺得勢頭不妙，今天若沒個切實辦法，恐怕她跟我沒完，聽她口氣，只認定我存心諉避，不肯相助，却還未疑我是冒牌，我現在若說出實話，固然可以教她死心，可是必然恨我欺騙，在氣頭上，知道要作出什麼事來，翁大少只爲害怕而又貪戀，就不敢坦白否認，也不敢承認，聽着碧璉數落，心中焦灼欲絕，忽然念頭一轉，不由自己罵着自己，真好糊塗，既知道若真說不是大少，碧璉必不輕饒，若承認是大少，就得給她辦事，這固然左右爲難，但看現在情形，我再籲預下去，是萬萬不能了，是真是假，總得承認一面，我若實說不是大少，立刻被趕出門，還是好的，只怕碧璉就許咬我兩口，我怎那麼傻呢，不如一直冒充下去，給她來個緩軍之計，起碼還可以多享受幾天，便是他們定要逼我回家偷盜，我還可以用搪塞那羣窮朋友的話，來對付他們，他們不能供給我的糧草，那就怨不上我，若是真給籌備十天半月的白面兒，我就帶了逃跑，總比空手出去便宜，那樣雖對不住碧璉，也顧不得了，誰教她逼我呢，想着主意已定，等碧璉說得告一段落，又指臉問他，你可說話呀，裝啞叭也忍不過去，我非擠出